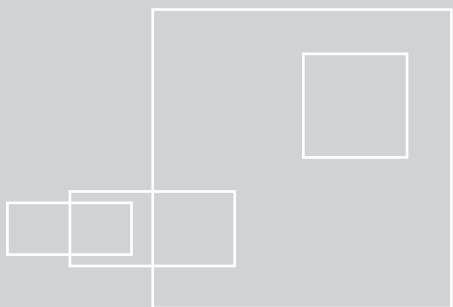


引
子

後視鏡



1

車子轉上山道高處的時候，太陽落到山背面的太平洋裏去了。天色快速地黑下來。遠遠望下去，矚谷狹長的平地上已是萬家燈火。山道越盤越高，遠方浩大綿長的燈火帶，在變幻中讓珊映有一種錯覺，好像自己正坐在剛起飛的巨無霸飛機上，回望騰空時機翼下的大地。

太陽是不會睡去的。北京應該正在迎來她的清晨——這個想法「啪」的跳出來，珊映下意識地踩了一腳剎車。

時差有點上來了。珊映將車窗摠下。早春的涼風「呼呼」地灌入，讓她一個激靈，身子「騰」的坐直了。她一早才從北京飛回，下了飛機就直奔山景城，去看公司剛出來的新產品，對付一連串的突發狀況，直忙到現在，感覺氣都還沒喘勻過來，衣服也沒來得及換，就只得趕來參加斯坦福時代的老同學、曾經的創業夥伴皮特的生日派對，真像個剛從火災現場跑出來的救火隊員。「救火隊員」這個意象一彈出來，珊映下意識地抬起手臂，側下頭嗅了嗅。果然滿鼻子都是一股說不出的雜味。珊映苦笑起來。

珊映還在北京時就接到了皮特這派對的邀請。邀請是由皮特公司人事部主管艾米莉發來的。電子動漫的邀請函看上去是一片花里胡哨的糖果色，加上「叮叮咚咚」的羅曼曲配樂，一看就是人事部的小丫頭們按著她們自個兒的品味給整的。珊映認識皮特那麼多年，跟那些總是每逢生日就一驚一乍的尋常老美百姓不同，一年到頭恨不得就套件 T 恤穿條牛仔褲，隨手扒扒一頭亂髮就出門的皮

特，腦子裏除了創業鮮有他念。相識那麼多年，珊映從來就沒見他慶過什麼生日。「讓我們獨特點好不好？」——在珊映和他一起做「常青圖像」的時代，皮特總是用這樣的話，將大家要給他過生日的建議軟綿綿地頂回來。這回他竟突然要在矽谷南端的山谷酒莊裏弄這麼個生日大派對，還早早地就四處發出邀請，著實讓珊映感到意外。可轉念一想，皮特公司的 IPO（首次公開募股）路演即將開始，公司上下肯定都像是打了雞血般的亢奮，皮特的生日酒會想必只是個公開的名頭而已，其實是大家要為他們的 CEO 皮特即將開始的路演壯行，大家一起 high 上一把。一個新創公司能走到這一步有多麼不易，珊映可太明白了。她由衷地為皮特高興。她馬上給艾米莉回了電郵，說自己一定會爭取來。

總是邈邈遶遶的皮特最有名的玩笑是，他執著於創業不是追求成功，而是要甩掉頭上那頂「倒霉蛋」的爛草帽。想到連自認倒霉蛋的皮特都要做 IPO 路演了，而自己的紅珊科技一路走得那麼辛苦，眼下好不容易如期做出了讓各方期盼多時的新產品，一下卻又面臨危機，前途一片灰霾。這樣的對比，讓珊映心下發酸。她嘆出一口長氣，將車窗搖上。四周忽然靜下來，車子開始轉入背向腳下萬家燈火的林間道，坡道變得越來越陡。高大茂密的林木很快就完全遮蔽了天色。此時的山道上竟前無來者，後無「追兵」，讓珊映有些奇怪。她瞄到儀錶盤上的時間，發現自己有點晚了。剛想加速，一眼看到路邊那「小心鹿出沒」的警示牌，再過轉一個彎，又是一個同樣的牌告，只得將車速減下來。好在路面質量非常好，折來轉去間，並沒有讓人有不適之感。這樣不緊不慢地又晃了一陣，

忽然就看到了前頭的一片亮光，再一轉彎，車子就來到山頂酒莊的停車坪上。

珊映從車裏出來，吁出一口長氣。這是有著 270 度開闊景觀的寬大停車坪，可以遙望前方遠處矽谷的一片燈海。停車坪的另一邊背靠黑黑的山林。珊映以前來過這裏，知道另一側的坡地上有個鋪著深色天然石塊面料的天坪，入春之後，那裏就當露天餐廳用，客人們可以一邊看著 360 度的山間景致，一邊用餐，夜裏能遠遠看到遠遠矽谷燦爛的燈火。很多新人都愛選擇在這裏舉行婚禮。

停車坪四周的鐵欄杆上纏繞著彩燈，與山腳下遠方繁星般的矽谷大地上的燈火形成呼應，帶出強烈的超現實感。甬道邊的花木間放置著各色引路用的氣球。遠遠地，傳來樂隊演奏的重金屬音樂，「啞啞噹噹」間，忽然還衝出幾聲嚎叫。珊映皺了皺眉頭，她還真不知道皮特有這樣的重口味。她跟著路標的指示，沿甬道前行，開始下樓梯，關於這個山頂酒莊的記憶開始復活。

她在英特爾工作時，部門裏第一年的聖誕派隊就是在這兒舉行的。那時給她開車的是康豐。她記得自己穿著深黑的呢子大衣，裏層是一條鑲著珠片的深酒紅色長裙，踩一雙高跟鞋，牽著康豐的手，由他小心翼翼地照拂著一路走下這長長階梯。那個記憶中幽深的畫面跳出來，讓她似乎聞到了隱隱的香氣。那時她和康豐還是一對甜蜜的小夫妻，她從不曾想得到，前程裏會有今天這形單影隻的日子等著自己。想到這裏，珊映停下一步，在幽暗的台階上張望起來。

這是一個被層層而上的葡萄藤架包圍著的巨大馬蹄形露天劇

場。密密麻麻的座位沿坡面而設，夏天的週末裏，在這兒舉行的一場場露天音樂會總是場面火爆，一票難求。每當夜幕降臨，燈火齊明的時刻，這如夢幻般華美的大劇場，甚至讓人有夜裏落座在羅馬老城某處的錯覺。前方低處的舞台，緊靠著一個古色古香的古堡式大酒窖。皮特的派對就安排在古堡酒窖深處的餐廳裏。

一路下行，珊映朝著古堡大門走去。開始有人影出現。珊映注意到年輕人大多穿著牛仔褲，帶帽休閒衛衣之類的便裝，讓偶爾幾位穿了正裝和長裙的男女顯出不合時宜的尷尬。皮特公司裏的主力是那些做事無定規的年輕人，可到這樣特別的酒莊開派對，竟也是這麼隨意，還是讓人有點意外。珊映苦笑著搖搖頭，時代確實不一樣了。如今矽谷的公司裏，人人不都是這樣的打扮嗎？年輕人沒像他們愛穿人字拖鞋的 CEO 皮特那樣隨便，就已經很可以了。這也讓珊映對自己未能換下身上那套穿著坐了十幾小時飛機的休閒服，感到了些許心安。

走近古堡半開著的大門時，珊映已是滿鼻酒香。她忍不住用力吸了幾口氣，喉管裏感到一股香甜。穿過大門，是堆滿大橡木酒桶的長長暗道，那些凹凸不平的牆石，隱約有些青苔的樣子，腳下一路做舊的石子地面光滑平坦，倒也有些古意。過道裏人越來越多，酒香愈發濃烈。走進宴會廳時，珊映覺得已有些微醺，感覺腳下有點飄起來。她拍了拍腦袋，意識到這大概是因為有時差。

餐廳前方中央的樂隊此時正彈唱到高潮。珊映在人群中踮起腳來。遠遠望去，只見在刺目的聚光燈下，那披著長髮的白衣歌手抱著電吉他，整個身子朝後彎下。歌手在激昂的喝彩聲中嚎出一串

高音，穿過人群直颺向高高的穹頂，震得人心裏陣陣發緊，引出聽眾尖銳而劇烈的回應，口哨聲在人群中響起，爆竹炸響般突兀。珊映皺著眉頭退出來，看到外圍昏暗的燈影中，沿牆一角的吧台邊上擠滿了舉著酒杯穿行的人們。他們彼此打著招呼，或三三兩兩地圍成小圈聊天。皮特的公司裏竟一下冒出了這麼多人，讓珊映很吃驚。看來為了公司衝刺上市時的數據好看，他們最近確實在大規模招兵買馬。這倒是公司上市前的套路。真是烏槍換炮了，珊映想到這兒，徑自苦笑。

年輕人無忌而響亮的說笑聲，混著背景深處重金屬的強節奏，讓珊映不大習慣。她低下頭，悄悄地在人流中穿行。皮特團隊裏的好些個元老都是珊映過去在斯坦福的同學，還有幾位則是她在「常青圖像」時代的老同事。珊映不太願意在這個場合撞見他們。她實在太累了，心裏又還在為剛才看過的公司新產品焦慮著，完全沒有與人聊天的慾望，只打算跟皮特點個卯，讓他知道她來為他站過台，分享了他即將成功的喜悅，就算盡到了一個老朋友的義務。

珊映向酒保要了一大杯冰黑咖，擠出人群，打算尋個偏僻的角落待一會兒，緩一口氣兒。一抬眼，她就看到穿著皺巴巴米色卡其布休閒西裝、深灰高領套頭衫和發白牛仔褲、紮著一把長馬尾的皮特手裏舉著杯紅酒，正撥開人群向她快步走來。

「恭喜！恭喜！生日快樂！」珊映由衷地笑著迎上去，向他舉起手裏的杯子。皮特擠近了，和她碰了杯，張開雙臂與她擁抱。兩人一邊相互問候著，一邊互親著面頰。「哇！你看看，你看看！」珊映笑著鬆開手臂，退出一步，上下打量著皮特：「你都穿正裝

了！按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啊！」

皮特聳聳肩，輕聲說：「耍猴唄！這還用說。」隨即攬上她，一起背離著人群走出去：「到你說了肯定能來，我還是有點不相信。能在這裏見到你，我真是太高興了！」——她兩週前在北京接到皮特公司發來的邀請郵件後，雖回覆說一定爭取來，只是當時還不能確定自己的行程。最後還是皮特親自來了一封郵件：「我需要你來。」像往常一樣，皮特的郵件是在太平洋時間凌晨裏發出的。珊映能夠想像他是在完成了當天的工作，準備倒下休息前匆忙寫下的。

「我從心底裏為你感到高興。幹得太漂亮了！公司馬上就要起飛了，真為你驕傲——」珊映在轟鳴的音樂中，扯著嗓子向皮特喊。皮特點點頭，側著身子叫：「倒霉蛋也有春天？你是這個意思嗎？哈哈。說真的，你最懂其中的甘苦。」皮特說著拿起手機，快速地敲了幾下，很快，背景的音樂聲低下來，樂隊隨即換了一款慢節奏的曲子。

珊映和皮特剛擠出人群，就讓幾個年輕姑娘給攔下了。除了幾位高挑豐滿的白人姑娘之外，還有拉丁裔和亞裔，看上去都是大約二三十歲的年紀，衣裙色彩鮮豔性感，妝化得很濃，完全不像高科技公司裏幹活的專業人士的風格。「皮特！」「皮特！」她們高一聲低一聲地叫著圍上來，將酒杯伸過來跟他碰杯，說笑間，一個個爭著挽上皮特手臂，噁噁喳喳地叫著拍照，讓珊映想到清晨窗外的鳥聲。她很快給擠到了圈外，無趣地站在那兒。好一會兒，皮特才甩開了她們。他一邊整著衣裳一邊搖頭。

「這麼多美人兒要應付，這也是成功的代價了。好事好事！」
珊映抿了口咖啡，笑著說。她由衷地為皮特高興。這麼些年來，看他忙得連談女朋友的心思都沒有，幾乎是談一個崩一個，弄得他父母都曾對他的性向產生過懷疑。

「我倒真不知道是誰把她們叫來的。現在有了人事部，名堂就多了。你能相信嗎？這些都是他們請來為員工服務的按摩師、美髮師之類，太不可思議了。」皮特輕聲說著，搖搖頭。「反正公司可以抵稅，到了這規模，大家都這麼幹的。」珊映笑說。

皮特點頭：「自從谷歌最早那女按摩師，就是寫了《我幸運地在谷歌按摩成百萬富婆》的那位，一時成了傳奇，她們都學會了，都嚷著不收工錢，只拿原始股就好了。」

兩人說笑著走到大廳靠側門處，找到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站下來。「真的高興！」珊映舉杯。兩人又碰了杯。皮特乾一口，晃著酒杯說：「這麼多年了，每次到快要撐不住的時候，我都會想起『常青』關門的那天，我們道別時說的話：如果我們有夢想，又足夠努力，上帝會看到的。」皮特在這個時候提到他們一起打拚時搭起來、最後又像她那未及出生就已永別的女兒一般夭折了的「常青圖像」，珊映感到心臟給人用力地揪了一把。她擰緊眉頭，沒接他的話。

「你們一定也快了！」皮特敏感地注意到了珊映情緒的變化，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肩，肯定地說。見珊映不響，他又加了一句：「我們都會上岸的。」

珊映聳聳肩，沒說話。上岸了又做什麼呢？像他們那個發了大

財，卻被傳為笑談的斯坦福學長泰德和他太太那樣飽食終日，然後發胖，患上憂鬱症？還是像康豐那樣六神無主，孤魂野鬼般地東遊西蕩？—— 珊映在心裏嘆著，冷笑一聲，看上去有點走神。

「你是不是太累了？」皮特敏感地問。珊映搖搖頭，說：「沒事兒。不過我只能待一會兒。等會兒跟北京方面還有會。」

「你不是剛下飛機嗎？」說到這兒，皮特像想起什麼，警醒地問：「產品順利嗎？」珊映咬著嘴唇，想了想，輕聲說：「有點麻煩。」

皮特一愣，攬上珊映，走到邊上的桌旁，拉出椅子讓她坐下，關切地說：「我一直想找機會當面跟你談談。在公司情況不明朗時，說這些也沒意思。現在是好時機。今晚你如果不能來，我也會再專門約你面談的。」說到這兒，皮特很快地四下掃了一圈，又湊近了些，輕聲說：「如果你願意，你現在可以隨時來我們公司。最好是在上市之前，這樣可以拿到的原始股份就更多，利益是最大化的。以你的能力和經歷，CTO 同等的職位……」

「對不起，皮特——」珊映打斷皮特的話：「在這麼敏感的時刻，你說話得特別小心——」她非常清楚，作為路演後即將上市的公司的 CEO，皮特的這些話弄不好會給他和公司帶來法律上的麻煩。皮特擺擺手，輕聲說：「這是只介於我們之間的談話——完全基於我們多年一起共進退的交情，這裏有最根本的信任，你當然懂的。」

珊映趕忙接上去：「你知道我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我公司的，哪怕它是已經撞上了冰山的泰坦尼克。我是船長，你說我怎麼

能逃？感謝你的好意，深深地。你真讓我感動。我真誠地祝福你和你們公司將要取得的成功。那是你們，更是你應得的。你千萬不要因我而有任何內疚。走上這條路，是我自己的選擇，就是不遇到你，我早晚也是會這樣做的。我們在自己的道路上都有各自要承擔的。那些事就不用再提了。」

皮特將台面上的酒杯一推，說：「你千萬別誤會。我知道郭妍馬上要過來了。只要有她在，你們的後續資金不會有大問題的。只是我今天走到這裏，跟過去的想法其實有很大的不同了。」珊映擺擺手，點頭說：「這我懂。你看，都給員工請專業按摩師了，當然很不同了，可不是嗎？」

皮特臉色一黯：「沒時間開玩笑啊。我是想說，我們都希望成功，對社會的進步有貢獻，這是斯坦福放到我們肩上的負擔。走了這麼久，像你剛才上山的感覺一樣，突然到頂了，你會發現其實也就這樣了。經歷過了，也就可以了。我很希望看到你也早日上岸，你懂我的意思——」皮特抓起杯子，伸過來，與珊映手裏的咖啡杯碰了一下：「你不是一直想去經營一個自己的後花園嗎？多年老友了，我只想讓你明白這點：你的機會可能來了。如果現在跟你說康豐其實是對的，也許會讓你不开心，但如果我們面對現實，我得承認，他是對的。」

珊映聽到前夫康豐的名字在這時被皮特提起，鼻子一酸，拿起皮特的酒杯，灌了一大口紅酒，由著那微酸的後勁兒一路流到胃裏，沒說話。這時，又有人叫著皮特的名字走過來。皮特很快地起身迎上去。在將要被人們圍住的時候，他轉過頭來，用手點著珊映

的方向叫：「你好好考慮考慮，隨時聯繫我，別忘了！」

樂隊的演奏消停了。皮特給擁到前台中央的聚光燈下。珊映這時才看清，大廳裏六張長台上那一排排的蠟燭已經燃亮。雪白的桌布上擺著香水百合，銜亮的盤盞刀叉排得整整齊齊，百十來個著裝風格各異的人們正陸續入座。這樣的場合並無新意，可這竟是一向不修邊幅，以邈邈出名的皮特的派對，讓珊映有點回不過神來。她安靜地在近門的一個角落坐下來，邊上全是表情興奮的年輕孩子。他們每個人都舉著手機噼噼啪啪地四下亂拍，彼此興奮地逗笑著。沒人注意到她。

遠在前方舞台中心的皮特開始說話了。珊映抬起頭，和大家一起看向聚光燈下的皮特。他那麼遠，看上去那麼瘦小，聲音又那麼細。「大聲點！」「聽不見！」「你可不能這麼去路演呀！」人們開始衝著聚光燈的方向叫，笑聲四起。樂隊的定音鼓轟響出一聲。

這是又一個將要上岸的哥們兒。珊映在心裏說著，聽到掌聲響起來。只有她還在海裏了。她聽懂了皮特的話。他的船要開過來了，她只要願意，它就能將她從海面上撈起來載往彼岸。

又是一陣噼里啪啦的掌聲。皮特的聲音在擴音器裏高揚起來。他開始談他將要出行的長旅：「還好，我只用講五分鐘，五分鐘而已！重擔都在卡洛琳肩上，她的演講比我長三倍！請大家把掌聲給她！」那個叫卡洛琳的中年白人女子站了出來。珊映伸長脖子去看，只見卡洛琳穿著一條黑色直身毛料連衣裙，披一條花色明豔的大披巾，蹬一雙長皮靴，收拾得真是一絲不苟，非常幹練。珊映知道，正是這位哈佛 MBA 背景的猶太裔女強人作為 CFO（總財務官）

加盟後，皮特的團隊才快速走向正軌的。

連總頂著一頭亂髮，恨不得一年四季都一身皺巴巴 T 恤短褲和拖鞋的皮特，如今也會這樣面面俱到地關照四方，還要一身正裝地去華爾街做路演了。人真是會成長的，珊映在心裏嘆著，隨著人們一起鼓掌，忽然感到有些傷感。她站起身來，在燭光裏彎下腰，輕輕地退了出去。

酒窖厚重的大門在身後關上了，傳出一聲空洞的迴響，「嘭」的一下，像是煙花在夜空升騰的響聲。珊映一怔，停了一步，卻沒有回頭。

是的，她和她的團隊還在海裏，她必須要領著他們全體上岸。只有如此，也只能如此，她所承受過的一切，才會獲得真正的報答。



2

「Stop（打住）！！Stop！！」尼克抬起手臂擋住臉，衝著擠在大門口的狗仔們大叫。他沙啞而有些許蒼老的聲音被寒風捲起，甩到一陣陣尖利的歡叫聲中，又被牢牢蓋過。過路的人們也圍了上來。裹著深色寒衣的男女們滿臉都是難以抑制的亢奮。他們高舉著各自手裏的手機和大小 iPad，衝著尼克身後那家日本餐廳的大門「咔嚓咔嚓」的亂摳。

尼克給堵在人牆的正中。狗仔們在逼近，包圍圈越來越小。他